

坐見斥絕貞靜自安已為可哀乃復一命罔貸投毒立
死介錫賦性狂傲雖甚寡恩獨不念孤榮之日在疾靡
依妻之父母嘗有劬勞撫翼之德五年少婦為之奉祭
祀睦鄉黨米鹽絲繭漿酒衣裳豈乏微勤竟溺賤類邪
謀毒加良偶豈猶為有人心狗彘足食其肉事于倫紀
法在必誅因此飲血瀝誠陳其顛末伏祈通國仁賢其
持公義毋庇滔天豈特履祥父子生死銜結而已謹揭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九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九

與吳衷仲 癸巳

鄉辱枉駕又辱下問又辱命以來歲之席弟無似素志不
立壯去無聞何以堪君子之厚德哉夏仲以來時欲一叩
廣居以聆教益拜返書幣俗務牽之忽四逾月闕如之懷
與日俱積乃仁兄不以為咎勸勉致辭申以使命弟履祥
益滋惶懼矣蓋仁兄所以望其子弟者一惟道義之歸則
當求天下大賢之士以為之師弟非其人固不敢任而在
仁兄亦未宜以萬鎰之璞妄授拙工也但今教做道亡人

惟知以多金通爵望其後昆未有切切於道德以爲永世克家之本如仁兄者無論弟之曲學館穀半生未嘗遇賢主人用其心術如此之正大卽以遠近同志數十人其父兄之招致以訓教其子弟者亦僅得十百於一二也仁兄之志可謂希一世之所有矣弟何敢多負兄意以蹈小人不樂成人之美之譏當敬商之敝相知三數人間以報明德也弟所難於出門蓋有數端今寓敝里厭苦已深而踈巡未決者容當與兄對席面陳非造次簡墨所能悉也別牘敬致仲兄諸惟垂宥八月八日

與吳袁仲

甲午

尊使去後不識海濱安否仁兄道履清和無疆之益當復日進敬羨敬羨弟碌碌流俗無可言者韞斯兄娶事初以渝安兄主張經營聘務已有頭緒不意復有意外之沮固小人之疾成事然亦命也但與弟往時所勸買妾之說事之難易乃適相符未知於義孰當惟仁兄與仲兄裁度而示教之并以決之乾初兄也雨澤久闕旱虐日深天時人事蓋可見矣避地之策窮無所之或恐澈城瀕海愈難寧居幸仁兄早圖之也敝里近日盜勢益甚每念古人入山躬耕付理亂於耳目之所不及今此事力有不能已全無善策矣仁兄素履澹約卽欲益以辛苦應非所難但未知

家人內外能一如仁兄之心否處今日正如濟巨川遇風波瞬息生死無論素富貴之習不可以素患難卽太平燕適之懷不可以一日存也操心危慮患深修德保身何往不然韞兄行急猝猝不及諄正未行之時輒復叢脞凡事不豫而廢弟之失往往坐此兄能鑒之也汝典不及啟附此達意

與吳衷仲 甲午

韞斯兄來復辱手教倦至有加弟何人斯而克承此惶竦惶竦沿澥多事激城決不可居上海吳淞可以爲鑒也獨其地不大饒富耳然胡可恃也目下自應爲避地之計鹽

邑與龍山較疑以龍山安僻過之但仲兄在鹽邑則依其兄弟親戚亦羈旅所必先也總之吾人生於今日正如一葉之舟漂蕩乎洪流巨浪之中但可守正以俟萬全之謀誠未知所出也誠能躬儉約習勞苦如忠節公所誠服食器用有農家風則所至可安矣所諭令兄子姻事疑於義理似無所妨弟非知禮者也不審乾初兄與仲兄云何耳仁兄日用功夫篤實整密備悉之韞兄所言及所賜劄中涵養本原義理有得力處令其生處漸熟熟處漸生則於應事庶幾不爲無本之語矣弟固無以益之又旬餘以來適有兄子之喪恐懼哀痛日迫於中方寸亂矣不能執筆

蓋弟已二毛未有嗣息而家兄惟一子成婚矣又復天死窮民有四家兄備其三此固愚兄弟平生積不善之效已無足論而先人之嗣其將安寄念之惟有高天厚地之間不知所容耳乾兄仲兄二書力未能復他日心氣稍平別圖報命也敢乞仁兄一言爲述以故草次簡畧伏祈台宥
鄔令姑丈時承相念不及啟候爲歉

與吳哀仲

甲午

韞斯兄來具悉道履和吉慰慰弟學問固陋向無所得仁兄推許太過每使面頰發赤此後幸施以稱情之言所荷知己厚愛深矣弟幼失先人之教長而沈淪於舉業及粗知學問之事則又不得當世之賢人君子而師事也甲申之春始得一見山陰先生而禍亂大起流離播越蓋一周甲乙矣及今衰晚已迫自顧此身一鄉曲之愚民而已是以謀食之暇於諸凡義理惟日求其所未知而有不給雖有疑者闕以俟之知道者而請質焉至於同異彼此之辨則非惟不能且不敢矣乾兄大學之辨籙以爲疑非孔曾親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若此種議論出自他人則亦聽其自言自巳其是非直可任之天下之人矣乾兄同學之友也意所不然義不可以默默而坐視其有過言之失寧盡所愚而無當於乾兄不宜量其無

當而先止也。但目下方有抄錄先師語錄之事，急於卒業，未有暇也。容日就稿，當呈之仁兄與仲兄，而正其得失焉。然乾兄今日之疑之深，又惡知非他日之信之深。其與世之讀是書而如未讀者，相去固已遠矣。韞斯兄未與弟交時，友倪子繇、子繇，天資甚美，而家世學佛。又里中無有一人言及聖賢之學者，故篤志於禪。自謂有得，韞兄與之交，蓋深相敬服。則其漸濡於此學，固已根於心矣。弟與韞兄交後，見其行事多不悖於聖賢，而其志力之堅深，則又非人之所易及者。至其學問之際，則弟惟相勸以日讀程朱之書，而相戒以陽明之說。則以弟中無所得之人，固未能以口舌追挽，亦以浸灌薰蒸於鄒魯洛閩之間，久將自有所得。則去彼取此，將有如百川之歸壑，而無難者矣。不圖其於居敬窮理之功，尙未能深信如此也。度韞兄之意，或亦深懲俗學之弊，假竊儒先立教之文，以塗飾其耳目，而中藏之物，欲種種包銅而不可釋。則有如汲長孺所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則有如楊子雲所言，全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者。故汲汲乎欲先從事於拔本清源之功，而不知居敬窮理，正拔本清源之功也。程子曰：敬勝百邪。朱子曰：居謂存諸心。學者苟能存心於敬，則物欲渣滓自將退聽，否則胸中無主，百邪自生。雖欲去之，正如破屋。

禦寇滅東生西先賢固已諱哉言之矣乃若窮理二字自陽明欲以良知釋大學而以窮致一草一木之理詆朱子之失後人不察遂相率而譁之不知吾身之中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有天然之理不待安排造作而成者有安排造作即爲人欲天理人欲出此入彼必然之勢也學者苟能於日用事物莫不求合乎天理則物欲渣滓又安從而生乎此正所謂敬義夾持也此顏子請問克己復禮之目而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爲仁之功而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夫此獨非居敬窮理之功乎未有

物欲渣滓之未去而可以爲仁者也然則夫子何不以第一義告之也夫固有不待言說而可喻者矣來教所云求其法而不得而又以聖賢教人成規爲未足以當第一義故於日用之間畧無持循用力之地只成終日想像計獲雖復假以歲月之久亦卒無實效之言有以深中韞兄之病而弟之交韞兄數年於茲而未能一効忠告之義者也大抵近世學者信洛闈不如信姚江究而言之信鄒魯亦不如信姚江非信姚江也信其言之出入於釋老而直情徑行可以無所顧忌高自許可足以目無古人也弟妄意乾兄學問想見得力於姚江而於洛闈之書蓋嘗讀焉而

未之詳也觀其議論氣象實有似者義理至於朱子輒有觀止之歎而後生初學之士動而易慢誠所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後聖有作不知異同彼此又將何如也緣兄篤信所及不覺肆其狂瞽至此

與吳哀仲

甲午

尊使至知闔門康吉海濱無警慰藉無任每辱教愛誠切有加兼以下問勲勳遂若弟祥粗有所曉足以奉答雅意者弟鄙魯人也學無本原世務鮮達無論思之不精言之不詳即使罄竭所愚亦豈有當於高明有中於事實者但以命使遠臨不敢不妄有所對惟仁兄鑒別而棄取之吾

人生於亂世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迪此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之於中未有不形之於外者譬如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凶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必見於氣色肌膚血脈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掩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本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間自省自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弟

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曰病在七情中有淤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悲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而愈繇此而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夫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卽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旣去則其輕者自然以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夫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湔滌正如光武克復舊物得力惟在昆陽一舉而已仁兄枉教每以人事爲苦得毋有厭事之心乎不識厭事之心從何根而發尋之自有本末又每以憂爲言不識憂之心又從何根而發尋之亦自有本末程子以上蔡熟於史爲玩物喪志而寫字則又曰此亦是學然則所以處夫人事與夫憂思亦未嘗非學也行所無事夫何厭當憂而憂不必憂而不憂亦何不泰然自適哉如韞斯兄之於娶事然也當此而不汲汲非人之情也然亦有不得不俟命者則又宜徐以求之非可急遽而苟且也其詳具韞兄札中出門之期尙未可定亦具韞兄札中做邑稼不甚損但力不任耕者則全荒棄耳此非歲

凶蓋民貧耳澹約辛苦四字弟素貧賤人也亦惟一身行之無所怨尤弟之婦與女直以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未必其志之所欲也况仁兄一家之中素富貴者乎來教躬行之久一語已盡要領矣然目前是何等時勢處夷狄患難之時而思與太平無事之日一體享用豈非願外幾何而不自失也慎惟努力自勉別幅草畧并鑒目力昏花之故勿罪

與吳哀仲

甲午

辱手教示以近功益見知行並懋之實而弟之衰廢惕然於弗堪方駕之懼也承示康齋先生集當夕與韞斯兄挑燈啟讀已畧見其知命樂天困而不失所亨之槩正吾人今日最切之師資至其把握身心一語尤日用所宜須臾不忘者也仁兄之愛我至矣教我深矣來教所云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數言已盡其指先儒所謂立誠所謂居敬如此而已所願持之以恆使身心之間馴而習之至於極精極密則造次顛沛無非是矣初學備忘徒以兄子下愚之資而幼復不知所以爲學里中子弟來就學者大率無有向上之志而父兄師友多不以義理啟發其耳目心思故弗獲已以日常聒聒之庸語筆之於冊以爲瀆蒙之具初何足以當

高明之一盼而仁兄謬加許可至過其實也徒增惶悚而已
甸華兄學問之純正已見於大學辨一書近於鶴山園
花二次相見雖急猝別去不及從容聞教然一種如玉之
度已足徵其所養之厚矣至於文詞訓詁之習未能脫去
似未足爲深病但不可以是溺其心耳若不爲所溺則文
者載道之器未嘗非游藝一種功夫也鳳師志業日進皆
內而仲彝兄外而乾初兄與仲兄及仁兄導掖夾持之力
豹臣既婚以後親近於德義之門所以薰陶觀感以移易
其意嚮者當有日新月異之機此實弟所私願而樂觀者
也弟未能自拔於流俗亦何能爲益於鳳師兄弟哉然以
開兄生前眷眷之誠苟有聞知便間自不敢默默耳又有
未盡之懷可爲仁兄畧述者方今橫流疾浪之中求得一
二有志力之友已不可得得之又或阻於道里困於所遇
彼此俱有離索孤頽之歎嘗思數十百里之內交遊親戚
凡爲父兄之欲訓淑其子弟者率以同志散處其間應自
有移風易俗之漸而吾輩漸摩切磋於中亦何憂己之學
問不增而道德不成也此無論甸華諸兄已爲成德君子
卽如來成夫諸兄雖其所得之深淺未可知要其志氣豪
邁卓乎非流俗所能淪溺者矣度攸好之誠仁兄必有切
切於弟者故緣韞兄之事不覺贅論及之

與吳哀仲 乙未

歲事未完尋就館舍因是兩月以來仁兄書問遂久缺也
比來太夫人安否仲兄書下知回祿爲警弗及奔問歉甚
歉甚不審闔宅震駭如何內外各各無恙否念之仲兄喪
事得仁兄相之諸中禮節亦以徵仁兄學問之得力者深
也而兄之戚容過乎所服足使弟等從旁見之猶將憐惻
於中又以見至懷之感人深也至於讓產一事去年兄言
及此雖弟猶爲難之則以兄之產薄而又成已定之局仍
之似爲無害而兄決意辭之毫不顧惜因復自慚嚮者猶
不免以庸夫之見相度而未有以測兄之淺深也凡此在

古之人只如飢食渴飲之常而自今日亂流一旦爲耳目
見聞之所及真不啻祥麟威鳳之偶出於人世而凡有志
於德義所皆當百拜爲賀者也然在仁兄特所爲事事不
輕放過之一事坦然履之而初無所難者也惟益推此心
於事事使顯微大小無所往而不沛然焉則雖聖賢復生
要不過此幸仁兄勉之敬之正月歸途頗與乾兄論辯大
學乾兄之意尙堅弟固學非自得語言澁鈍無足以啟乾
兄之聽而百餘年來言大學者重誠意而輕格物其弊實
有以使之乾兄固有深中其習而不自知者仁兄儻能救
而正之乎旬華兄書雖久承台教尙未及致比聞其尊君

先生頗欲強旬兄出就館席不審去冬所辭令親之席仍得往迎以安旬兄否此弟於初旬聞之茗中沈爾慥兄者知非浮傳蓋旬兄初志祇欲賣卜以娛親志而不圖非親志之所許則遂至於進退維谷弟思館穀爲養固已不如耕田賣藥與夫卜筮釣魚之得遂其無求之志然與其舍此而天倫之際乃多弗安則似爲此猶爲不義之輕者故爲仁兄述之若令親之席尙虛而奉仁兄一書以往且以鄙見緩商之於旬兄當必得其一過而吾人所以承其切磋之益又私心之所竊願而不暫忘者也奉面不遑諸不悉

三月丙申

答吳哀仲 乙未

弟素無所得於學問病餘衰廢益不可言辱仁兄屢歲以來虛誠之懷一似以爲稍有所聞者蒙以過情之譽而不以爲非所宜加仁兄相下於弟可謂至矣弟之負兄可謂深矣書幣遠臨實增惶懼益求益之私雖切於寤寐而難勝之任又恐彌重內疚也近日復以居室皇皇靡定誠有進退維谷之勢未敢拜受報書一月之內決可定局苟可以出萬無自外於左右也仲兄之疾何以困頓及此幸維稍解哀結勉事藥餌平日醫理深自講求今亦應有得力之處每恨百里之隔出門爲艱弗及一造候也前者辱問

掌義田事失於奉復此亦足徵隨拈隨忘百務荒遺之一端矣此事惟兄審度若自仁兄而外有可勝此則以委之可也否則奉令叔先生之命而司其出內於事理亦有何碍嫌所不必避也儒者之事尙以天下一家萬物一身爲己任況本支乎西銘繼述之義可推也旬華兄尙未過儉里貧士徙家百倍之難弟亂後困苦大率坐此不圖目下又作商量也率此布復不具

與吳哀仲

乙未

四月初辱龍山諸兄援止翠薄一旬山水之樂可謂渥矣至於朋友切磋之益反諸中心負疚多矣涇陽先生有云

今人講學士大夫只明哲保身一句布衣之士只傳食諸侯一句臨行舉此言別所以明其相負於諸兄者深也旬華韞斯同舟而返虹橋一夕語多映心茲遊之勝無過於此次晨風雨別况凄然追尋翠薄情懷則又渺然如隔人間世也別後賤體差適又家兄去年所買妾已有娠五越月矣先人之祀一綫可望館舍去家三數里塵雜稍遠課習之暇因得展閱先師語錄及元城康齋涇陽三先生集摘其精要將抄錄成帙以資淬勵此則百日以來所可爲知己陳述者也其餘碌碌都無可言五月初騎經過騷劫殊苦敝里幸不大掠然室無居人者十數日而復韞斯

兄父子相守騎猝至乃避追之一二里涉河乃免此亦足徵所過焚如之一端矣四兄志學甚篤汝典舉子早年聞之喜躍仁兄耳疾多緣氣逆所致哭泣哀傷往往有此餘人情不稱服仁兄服不及情今宜節之以禮漸令和平則此疾宜勿藥耳仲兄所病如此暫變肉食於孝慈之道固所宜然今人精力萬萬不及古人行事卽應量其勝否可勉而至則勉之不能勉而酌損之疑亦中正之道且喪之所重在志哀而居約也於所居之約見其志之哀固然也至不得已而權其重輕則古之人猶必爲之故曰爲可傳也仲兄卽欲自克於禮誠恐念及先忠節兩家重擔在身

之語將凜凜乎不敢節文之惟謹矣去年弟有兄子之喪飲食起居弗敢變一者他日未嘗學問居先人之喪失禮多端不忍所輕踰於所重一者疾病初起先人之後茫無所續何敢以身爲試乎故竊自附於觀過知仁之例而以爲無不可者也汝典天資醇美汝納英分過人重以家學之嚴正其所成就自不同於凡等卽如仁兄所憂在汝納少年疑未足深怪此亦古人所謂英氣害事之一節然若無此英氣則又不免志卑氣弱不克振拔之患先儒義理之書意味深長而言辭平淡正如大羹玄酒雖有天下之至味莫以加也然而始學之士未有所得則不免以爲平

平正有如子貢所言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弟自惟幼無父師之教沉淪流浪不知所依一見程朱之書深信而服膺之譬如饜糟糠者遇膏粱而大悅令姪幼承家學之懿仁兄所課習者無非義理之至醇譬如饜膏粱者輒以膏粱爲無味而致慕於山穀野蕨亦恆情也今不必汲汲與爭但使其肆力於經史自西漢文通鑑綱目而外如名臣奏議文獻通考等書惟其意之所嚮而從事焉他日學有進益必將灑然而服諸儒之不可幾及也而惟日孳孳不能自己矣乃若蘇氏之學則原本於國策其爲學者之禍甚於柳氏柳氏詞章而已耳蘇氏則詖淫邪遁無所不至矣神廟時世教方壞蒙士四書一經正文讀竟卽讀國策莊列三蘇文字幾種書作爲舉業以取世資是以生心害政之禍至今猶烈也弟二十時尙喜讀蘇文國策則向不喜讀然亦幼失先人以及於此少年讀書比之擇術習氣之中人惟讀書爲最深此種文字不可不切戒也來歲之招辱仁兄三載以來眷眷之誠中夜念之徬徨不已卽使勢有甚難亦當勉爲一出以酬明德但令姪學問日就於成而弟之衰惰日甚一日正恐聚首終年以自爲求益則有餘以朋友相長則不足也於仁兄之前豈有隱情乎至如身任斯道教育人才之語弟非

其人仁兄得無言之失乎慚愧慚愧草草不恭希宥

與吳哀仲 丙申

月初失於買舟東上淹忽及今賤體適以受暑困頓殊於往年而敝里盜勢方劇旦夕不保竟不能承命以前歉如何也前事既有了局竊意便可釋然不妨撫之以恩處今之世康齋君子常與虧之言可三復也吾人日用工夫最要是懲忿窒欲惟非理之加故名橫逆若稱情而施是爲忠恕之道不可多望於今之世矣季兄未及答札先屬致言大約以前晤半日未能盡有以得兄之詳以意而測則泰之九三爻辭或者可以稍申芹曝之愛月初相見以此商之於弟弟不能決其當否祇以附聞惟仁兄自審之也南軒集尙未錄竟弟來時帶上也道遠不敢再煩命使矣仲兄遺札并於異日帶上也讀乾初兄所示一札述伯繩兄病況念之愴然不能已於涕之欲下也先師集仲兄有志成之而竟不及今年秋冬擬約期兄努力一爲山陰之行以卒此事在澱城之日亦欲與兄彙成仲兄之集蓋向後死生聚散總不可必完一事是一事耳乾兄已見益錮奈何此事亦宜與之一番究竟當此惟自恨學力不足誠意不充而已不盡所云

與吳哀仲 丙申

別後幾次欲發澱湖之棹如有尼其行者初緣賤體冒暑
憚於遠途已而盜勢日熾百里以內往往沮隔不敢出門
前月十八之夜做里受劫十家而九弟亦不免雖家無長
物所失僅十餘金然寒暑做衣已畧盡矣幸弟在家亟攜
妻子遁匿得以身免而書籍猶幸無恙劫後人情益復危
疑紛紛遷徙以去弟以貧窘不能移步家人旦夕惶懼不
得已與之相守以觀事勢此弟久滯鑪頭不得就教之本
末也細讀來教始若有缺望之情繼若有重嫌於弟意者
夫以仁兄數年以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之赴命而自春
及秋聚首之日不過五旬其見責望固宜此亦弟所內疚

於心而不能以自寧者然春初令先仲兄之喪及做里目
下之盜俱有非人意計之所及者若其外別有肺腸無論
弟生平耿耿惟以不能自食其力爲懼而餽其口於館穀
爲天地間一蠹是恥未嘗有一念見不足於人世卽仁兄
辱交已閱數年豈猶未承見信而爲此失禮之嫌乎至於
來歲之期則益有深懼而不敢遽承者在弟終焉旅食東
西南北一而已矣舍道義之知己又何之焉但今歲如此
方切悔心之萌豈可復重一載之罪乎人事世變動出不
意此事未可預決若鄉土稍可寧息弟能東來終此秋冬
之聚尙宜問之於筮以定其進退若做里益復不安海濱

未免多事則目下聚樂尙不可期而何暇計其改歲乎所論困勉齋記粗已脫稿旬兄至出以請教畧爲刪削人還急猝不及錄呈餘不一

與吳袁仲

丙申

自中夏別後無月不思鼓棹而東初以盜警繼以擒盜之兵爲害復甚於盜道路幾爲不通目下盜巢移遠一二十里而騎兵又將經皂林矣方與韞斯兄期月初同過而勢又不能果惟有竚望之切耳讀來書懇懇之誠無有窮盡益深悚仄至令姪申之以兼金之惠是何可當乎春夏之受猶爲可以無取今更無論矣謹璧上弟收穫倉畢農事尙未竣連日獨處鄉間書籍楮墨無有攜者兼尊使卽欲隨舟以還猝猝不及詳復稍俟拏船執寬卽當暫至海上面悉種種不盡萬一

與吳袁仲

丁酉

入春八日於韞兄家接讀手教兼拜藥物之惠嗣乏的便弗獲奉復寒食前乾兄見顧畧悉近祉但以道遠教益久疎鄙陋日長爲恨耳適於郡中敬可兄有訪道之便謹附一言諸不能悉恭藻歿後無三尺之孤以治其喪窆窆之事多賴禾中同志爲之襄事不審仁兄亦能爲之助否恭藻遺稿元龍已收得幾種矣仲兄集已就緒否令姪已徙

至澌城否任重道遠統惟仁兄與季兄勉之猝猝不一

與吳哀仲 丁酉

若中季秋之會弟不果赴聞彼間亦因采臣兄有喪內之戚罷此一聚來年有期當預聞耳城市難處入林惟恐不深誠如來教所云弟於郡中同志之家每舉足踐巡者率以此但今日窮鄉僻井人情亦復不遠正有蹙蹙靡騁我安適歸之歎耳每念古人匹夫能化鄉人使禮讓成俗惟內省慚疚而已仁兄卜居既定遠近仁賢漸來聚處異時山海之間稱爲美俗端有可望人行猝急草次佈復不盡不盡

與吳哀仲 戊戌

別兄之次日晤施約老卽以仁兄所商種種質之大約與鄙意相同竊意造次奉答幸不至於悖謬惟用漆一項約老云郡中人家多用純漆而不加磁瓦之灰蓋純漆則堅潤而棺不至太厚費擴太重難舉漆復可以多用若槨中少窄則如白兄畧損槨磚之說爲安但工人必擇其長者不妨多費日力漸琢磨之亦不憂其震動也惟兄以仁孝無窮之心斟酌行之而已目下第一義當以節哀保身爲亟君子有終身之喪臨深履薄是也初喪之日凡人之子奈何不痛不得已而以禮自節亦所謂不敢以先父母之

遺體行殆耳矣兄云平日反以多病貽太夫人憂以爲至痛極恨願奉此心以往兢兢焉終其身則養志之大不越是得之矣令姪汝典日內氣力如何不及一見爲歉冀仁兄亦以此意致之承以令兩遺姪讀書見問而惓惓於先生之難其人仁兄雖不明言然曲折之意似未嘗不在於弟豈不以弟與仲兄爲道義之深而方餬口於外在彼在此初亦何擇但弟所以不敢自前者以昔年之事爲鑒外則有負於兄內則叢累於己進退狼狽若有物以撓亂其間者豈非事無大小端有莫爲莫致而匪人之所能去取乎所商姚兄他已無疑獨以道路有百里之隔二親在堂爲可念耳返舍面決嗣報命也又嘉興朱洽六兄人品甚正其家在郡城東南二十里視崇德爲較近特此兄常年家中受徒從遊頗厭未知能出否若姚兄不果當往問之耳

與吳哀仲

戊戌

十月間再辱手書因無便郵未得報命嗣聞敝里沈姓之賈於龍山者再至舍下取回音而不一值益重不寧尊體想已加健天佑仁孝知有勿藥之喜每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真與蓼蓼者我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冰終其身若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

爲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吾人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也願與仁兄終始相勉之耳承教郡中久處時地非宜非仁兄愛我之深豈能及此明年以小壻失教決裂異常已決辭角里之席矣總之不能躬耕自養俯仰時俗以餬其口卽已難言擇地而蹈中夜自惟虧體辱親坐此一事多至不可勝贖矣何言其他哉去年所示中丞公遺稿一帙謹從石兄取歸誠恐郵寄不無萬一之虞未敢附上伯繩兄處無便寄書敬當藏之中心輾轉蒐錄若他日以此屬之旬兄愈覺近便也韞斯九月就婚於舅氏十月初旬已歸相聞琴瑟頗宜其舅氏

雅有高致舅壻各有相見恨晚之意困窮而通知交莫不爲之喜來教所云宜室家以順父母前因便劄已畧致之當能奉慰懃懃錫類之盛心也行素歿後生計殊索韞斯曾與弟言五年之內約同志歲致米十石以爲其老母稚子之養韞斯任其三分之一而虛其二以俟兄與乾兄分任之弟嘗爲之敘其事未知經入尊覽否其韞兄所任三石幾斗畧已具有成緒異日當嗣達也 又弟所策鄔氏生業謹錄呈教卽煩轉致行素子姪有未諳者祈爲講解總不外謹身勤力二字所恨道遠農圃賤學不能告語之耳徐氏子弟欲求仲兄所梓兩先生家訓及劉先生日新說

王文成客座祝及宋諸儒箴銘數帙有刷本幸惟惠教之
邱維老會金甚廉弟在舍之日忠可兄已應之矣敬可兄
金竟不知何以尙未來取想已不需否并煩便中一問或
他有所商乎弟來年不爲處館計春秋農事之暇倘得爲
旬月之聚稍助仁兄較訂遺集之役未可知也卽日弟某
又頓首上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書十

答張佩蔥

丙午六月

寒食之次准擬奉叩尊先公靈几兼慰孝思人事所尼不
克如願歉何如己令弟奉手書下顧發函莊讀誠篤之情
形於楮墨又在喪言喪餘無所及語稱切問雅賦永言蓋
兼之矣祥自維孤陋何足以承下訪復被過情非分之譽
實滋慙慙無地可容顧念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正學之不
昌未有甚於茲日者也來教所稱大賢之士守先待後應
運而作應有其人而祥非其倫也某自幼孤寒迨長學不